

庸

言

庸言卷第十一

天地第十一

天地之體北高南下渾儀可以測之聖人所以與天地相似者知崇禮卑亦可見矣吾嘗驗之天氣之降也自北而南燕冀先寒而草木彫及燠則青徐先春而水解沍地氣之升也自南而北揚粵先暑而草木榮及涼則秦隴先秋而露為霜冬氣翕乎其藏天地之知也春氣盎乎其和天地之仁也夏氣薰乎其暢天地之禮也秋氣肅乎其清天地之義也然經春猶寒水舞乎木經秋猶暑火伏乎金

是故知必識仁水陰根陽也禮必協義火陽根陰也太極圖書昭昭心目間矣然則效天法地夫豈昏默無形者哉

人皆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爲天者何義也既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爲二物豈天無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以當慎思者也夫天高高在上其氣旋轉如風而其剛勁氣之積也充實之極也故能力舉大地而水火風雷山澤皆在太虛之中是地上之氣皆天也庖羲氏作畫奇一而大以象天畫偶二而小以象地六子從之

交錯為六十有四所謂易也而蓍數卦爻陰陽剛柔之理備矣是理由義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理不能自藏而易洩之天不能自名而人名之後世名理之學冥心畫前縱談有無孔孟所不道也今夫天焰高懸年光耀照臨日月星辰為經為緯生殖肅歛為氣為候有條不紊者理也自一而萬皆人名之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之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輝即

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

國朝輿地之廣見於寰宇通衢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後拓西南為貴州視唐虞三代過之然金匄攷北征錄至長清塞已南望北斗則嵩高當天頂之下為地中以中國言也若禹使大章豎亥所步四極皆二億三萬三千餘里則盡夷裔而言中庸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

嵩高今潁川之陽城仰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北至朔方則北極出地四五十度南極入地亦然南至錢唐則出入之度三十一又南至交廣則出入之度二十而已南極空高故圓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數十皆非星經所載若北逾鐵勒北極空高至五十五度星辰漸微唐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易曉熟一羊胛而天明地勢至此窮矣蓋偏南則長短較火偏北則所較漸多夏日出寅入戌其地近北而北方晝尤長冬日出辰入申其地近南而北方晝尤短南方

晝夜長短冬夏無甚遠也古者立八尺之表驗日
景短長當地中夏至午景在表北約一尺六寸冬
至午景在表北約一丈三尺南至交廣北至鐵勒
驗之景各不同地在天中天大地小於此可見世
謂天一日運一周既有限際其外不知又有何物
子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斯言盡
之矣天地之外奚以遠思為哉

問沈括云渾儀以候番象古璣璣是也渾象三重以
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創自張衡而李淳風因之
僧一行以為難用宋庾因之蔡氏書傳謂渾儀即

三重者乃璣璣玉衡遺法何與曰以理觀之一而
已矣在外曰六合儀象上下四方之宇不以運轉
者也天依乎地故置地平列十二辰八干四隅以
定二十四向地附于天故側立南北二極分天脊
於子午以為天經橫嵌赤道於其內絡天腹於卯
酉以為天緯北極之南九十一度即天頂之南三
十六度也天地定位乾南坤北於此可見矣雖刻
周天左旋度數實乃周地之經緯各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惟不運轉故以周地言也次內曰
三辰儀則七政也布列珠玉以準象緯如前製而

圍徑小增黃道日躔去極九十一度黃赤相距二十四度弱而白環以輔之下設機輪晝夜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左旋而主日凡麗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故朱子詩傳謂曆家言日月右轉其實皆隨天左旋也最內曰四遊儀則有八尺衡管可以南北低昂而窺度隨東西轉運無往不可望焉蓋象緯浮於太虛而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其氣象勁故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不陷不墜而天一晝夜繞地一周七政從之冬至地附之上行自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附之下行自南而東三萬里惟春

秘二分乃其中矣天地密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此二者象往古來今之宙莊周管仲所謂宇同宙合者也極星入窺管去天樞猶越三度常以天中為北而觀星者南面望之斗循天而東日違天而西天與日會則為歲日與月會則為朔斗柄述氣輒與日合是謂合辰故治曆必以日至為元七政起自牽牛運五行而行四時中星驗焉子午卯酉在天者動在地者靜中星昏見正南惟仲春日中星鳥乃天之鶉火加地之午位覆載所合煦嫗萬物傳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

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日之所行即為黃道歲差則日與黃道俱差故治世必以中道而法天則視中星以考歲差惟慎夫日軌之變焉所以脩者而日兢兢也此天人合一之理仰觀而可信者也故予詳論之

問陰陽家以二十四向辨方亦以二十四時擇吉丘文莊盤針考謂細以七十二龍百二十分金較之用壬子丙午中針則差過西南者兩位有半用子午正針則差過東南者兩位有半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當如晝夜百刻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二

分分爲二十四時則時得四刻盤亦如之如子位
分刻初一初二屬壬初三四正一二屬本宮正三
正四屬癸餘皆如之其說何如曰地理盤針即渾
儀地平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辰辨其叙事以會
天位今大統曆方位有圖是巳十二辰正也八干
輔也乾坤艮巽四隅也乾艮之間亥壬子祭丑則
子中爲坎巽坤之間巳丙午丁未則午中爲離卯
中震酉中兌亦然仰觀天文尚以地支爲主而况
俯察者哉子敢斷以正針爲是也至於晝夜百刻
則初初刻至初四刻爲夜屬本日正一刻以後則

篇次日故曆不書夜節氣月蝕皆以此分術若因
自上下各四刻之說與地理分金亦自不同豈亦
牽合哉

問史記天官書惟言中宮天極四宮各七宿乃春秋
所書恒星也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則書
所謂七政也恒星為經七政為緯漢志因之許敬
宗撰晉志始名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帝星朝
夕惟在紫微前朝則東南太微也日一臨之後市
則東北天市也歲一臨之故各有帝座星而不曰
帝星然則北辰天極不動者其帝星乎抑在鉤陳

中乎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送來久矣
然分野四鄉未嘗相殷也豈辰光所照則屬之乎
曰天人一也以主宰謂之帝猶心不動乃能主宰
極星是已求諸鉤陳則耀魄寶之謬說也凡恒星
在人象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然則三垣鼎立其
亦人君用人理財之象與人合天故也分野則天
依地附之合者乎地理向上斗漢通焉天文向下
星土通焉斗無時不運漢則地亦無時不承天也
夫渾天者天包地外如卵裏黃地順天氣出入於
水如黃結白融隨卵欹正也絡卵之腰豎而觀之

上規虛明如北極常見下規凝闇如南極常隱天形北倚而赤道帶天之紼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日行黃道出入斗極之南與赤道東交於角而中於房心西交於奎而中於昴畢北極居天之中地之北自北旋東則東宮蒼龍角亢為壽星主鄭元氏房心為大火主宋豫前值紫微故心為明堂其南宮朱鳥則太微三光之庭也鶉火主周三河權漢在焉宗于中州故周興而歲在鶉火宋鄭彊則候在歲星占於房心豈木火固相孳者與北極起于子中而出地上除三十六度之外皆南也南下盡

于子中在赤道外極遠者為南斗日躔星紀之次
則為南至斗衡殷焉以運杓魁自乾攜巽天之綱
也故斗牛麗天市之外主揚吳而鶉尾主荆楚燕
及甌粵是以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於鳥衡而雲
漢左端運於斗杓自華山以西南則實沈燕主梁
州滇蜀非但參為晉星也河濟江湖上交天文有
如此者自南旋西則西宮咸池奎婁為降婁主徐
魯胃昴畢為大梁主冀趙後負紫微故昴畢為天
街畢南主中國昴北主胡戎而華夷辨矣中國山
川東北流而鶉首統之南極起于午中而入地下

除三十六度之外皆北也北高盡于午中入赤道
內極近者為東井日躔其次則為北至雲漢在馬
斜界南北自坤抵艮地之紀也故井鬼麗太微之
西北主雍秦連三晉冀趙故秦之強候在太白占
於狼弧晉之強候在辰星占於參罰而雲漢右端
連於斗魁自海岱以東北則姬晉主并衛燕及涼
州甘伊析木主幽燕兼及營州遼海而北宮玄武
青齊東海揚粵南海亦皆匯焉惟其匯也是以燕
齊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虛危象緯下接地維有
如此者由是觀之天南低入地下則水行於北北

也者背也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
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
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用之用而陽生於子為曆
元焉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問高明覆物在天之天也渾象在器之天也制器精
緻則天之子午卯酉旋轉而不息地之子午卯酉
一定而不易沈括云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
有見匿求其次舍經術之會其法一寓於日素問
言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自卯而望酉自
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

邇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皆曰南面蓋常以天
中為北而極星則常居天中也今南北總五百里
則北極輒差一度而數千里間候日皆出東而入
西則天樞常為北無疑矣北極恒居其所而不動
南極恒入于地而不見堯典中星惟日所在於北
極之南當地正午觀之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離月所宿也周禮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
時之叙故曆法步日躔則必步月離然日有中道
月有九行何多端與且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

曷為而食與既有南北兩極黃赤二道則九行安在與天行健矣又奚以斗運雲漢為與顧約其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兩端為南北極則子午之位也赤道當兩極一百八十二度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則卯酉之位也黃道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黃者中之色也白道則與黃道交貫月行必由焉隨方主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則一而已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是故日有四時東出自水乃升于天曰旦行至午中無物不

地曰晝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曰夕行至子中無物
不隱曰夜是為四時特別四辰以一歲言之冬至
在斗日道發南出赤道外去極最遠故景長晝行
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強故出辰入申而日短日低
而南至子中行地下之度多故井水溫而夜長南
至後日軌漸北積九十一日而春分在奎與赤道
值晝行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出卯入酉而日
中矣陽功顯而萬物作故曰寅寅出日夏至在井
日道歛北入赤道內去極最近故景短晝行地上
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出寅入戌而日長日高而北

至午中行地下之度少故井水冷而夜短北至後
日軌漸南積九十一日而秋分在角與赤道值夜
行地下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入酉出卯而宵中矣
陽功畢而萬物成故曰寅饒納日若日失道於南
則晷過長而恒寒失道於北則晷過短而恒燠故
周人冬夏致日以赤道度數而檢之黃道則日行
有盈縮焉必自短長之極而察其損益故也日雖
逆天左旋而日不及天一度蓋日退一度凡三百
六十五日三時而退盡則復與天會矣日之出入
赤道也各二十四度月之出入黃道也不踰六度

出黃道外為陽曆入黃道內為陰曆北至井南至
斗東至角西至奎相距各七宿者黃道也以日經
行為中月不敢當道者臣逆君也行二十九晝夜
六時強退交於日為朔漸分天中為望近一遠三
為弦光盡體伏為晦出入中道陰陽一周是故月
有四象焉初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為半交度
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為半交是為四象象別
七日以一歲言之立冬冬至日自東而次北陸月
亦退行黃道之北而交之故陽曆在北之北名外
黑道陰曆在南之北名內黑道黑者北之色也日

在斗望於井上弦奎下弦角則入交矣立春春分
日自北而次西陸月亦退行黃道之西而交之故
陽曆在西之西名外白道陰曆在東之西名內白
道白者西方之色也日在奎望於角上弦井下弦
斗則入交矣立夏夏至日自西而次南陸月亦退
行黃道之南而交之故陽曆在南之南名外朱道
陰曆在北之南名內朱道朱者南之色也日在井
望於斗上弦角下弦奎則入交矣立秋秋分日自
南而次東陸月亦退行黃道之東而交之故陽曆
在東之東名外青道陰曆在西之東名內青道

者東之色也日在角望於奎上弦斗下弦并則入
交矣八道而曰九行者以入交黃道故也周人春
秋致月自二分之弦以赤道度數而揆之白道則
月行有遲疾蓋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而
立初末二限則其損益可得而察矣平行雖經宿
度不入宿中若月失道而入宿中則以其所好應
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蓋其際
也日月之食以當交會而兩相遇爾月行陰曆在
黃道之上西北而漸下行東南在黃白道交前度
則月掩日體而日食若在未分交前則月入暗虛

不受日光故月食行陽曆黃道之下西南而漸上
東北則皆以後度求之大氏日逆天月逆日月之
遲疾不因日五星則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然非
斗運雲漢則天地之氣無由交通故夏小正耕織
必候斗與漢斗為帝車杓攜龍角繫於卯運雲漢
於西南則啓蟄可耕而候初昏參中魁枕參首繫
於酉運雲漢於東北則藿葦可蠶而候初昏織女
正東鄉故落月橫參七夕牛女至今傳焉及周之
衰民勤衣食而歌大東以敘天象斯亦可見矣

問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故有正朔正歲豈即

曰冬至與曰是也鄭玄謂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自冬至始必交來歲冬至則日與天會朔氣匝則為年必月與日會十二合朔則為三百五十四日有閏則為三百八十四日此歲年之所以不同也

問何燕泉云曆家至朔同日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合最難得遇朱子謂此生聖賢之期也弘治三年十一月己卯朔夜子初三刻冬至日在箕五度月

昏度斗三度自後正德四年嘉靖七年皆至朔日
但非夜半甲子爾必有聖賢應期而生曰此章
法也十九年為一章七閏而氣朔分齊特餘三時
爾七十六年為一節凡四章合所餘三時為一十
二復得全日一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節該九
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分為三時以九百四
十分為一日是以一節合四章之餘而朔亦無餘
分也此乃四分曆法蔡氏書傳從焉前此太初曆
以黃鍾定後此大衍曆以著策成凡歷代造曆雖
多獨三家盛傳皆有積年日法然不久輒改惟

郭守敬授時曆考以晷景參以四海遠近酌其中而用之以歲前冬至所得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朔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為萬分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置歲周加氣應滿句周去之即來歲之冬至也置中積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天運之分常有餘歲周之分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覺乃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

退天一度定為歲差今則冬至日在箕六度矣順
天求合至簡且要可謂善求其故者洪武初太史
令劉基因之為大統曆既平元都遷其儀象于留
都鷄鳴山其所增簡儀仰儀景符長表等器皆在
焉然則章法又焉用哉

問楊簡言曆家好為欺罔極惡太初大衍二曆何也
曰太初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為弦望
晦朔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至於統法會月皆以
朔數言章中統中皆以中數言大衍通法三千四
十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八日之一千六百一十

三則月與日會為一月亦以弦望晦朔為四象之策周天每度三千四十分積為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名之曰乾實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十六分積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名之曰策實皆起算之常法也夫何欺罔之有今大統曆法有所謂歲實朔實朔策氣策之類其名多至十餘使簡見之其厭惡將何如也

問元世祖遣使行四千里至吐蕃朵甘思部有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得河源焉宋景濂信之著論謂星宿海發源歷九

渡河始經崑崙而北會於臨氐積石之西黑水復
流其西界而徑趨滇越之外境近王守谿以為不
然何也曰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亦出於
崑崙崑崙在西北七萬里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
已踰之其所圖乃在西南何也水經云崑崙在西
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源出于
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
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出合而東注
鹽澤復行中國河此定論也別有小崑崙在鍾山
西六百里然則元使所踰景濂所信者其殆是乎

若崑崙之壑彼固未之睹也守谿之論謬矣

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
宇宙在其手者也是故王必稱天不以人合天則
天之垂象星辰變異君必造命不以義立命則逆
氣流行陰陽不和故莊公七年恒星不見中夜星
隕如雨此法度滅絕威信凌遲之象也其應則五
國伐衛以拒王命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自諸侯
出矣王人者誠能以人合天則北辰居而衆星拱
天之垂象夫何星辰變異之有僖公二十七年秋
大雨雹是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其應季氏世卿

公誓之弑仲遂專權至舍中軍政由大夫出矣君
入者誠能以義立命則陰陽和而雨澤降命之流
行又何雨雹不和之有由此觀之周王天下之共
主也魯君天下之望國也仲尼志在天下則尊王
室志為一國則尊公室今國與天下若此柰之何
哉是故志氣盛而望道之將行則文王在茲志氣
衰而知道之終廢則周公不夢

先天圖月為太陰水為太柔其氣類固相感也故邵
子以潮為地之喘息而應月余襄公言之尤詳朱
子差之及馬吉父始言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

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其論益精矣予據龜雲龍之說而裁諸易焉蓋人知水行地中而不知其生於氣從日消長知日行天上而不知其繞地四游出入水中故天地陰陽日夜熏蒸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氣與水未嘗相離而水溢則日能涸之日爲火精而常明月爲水精而有盈虧者隨日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矣明夷之象明入地中日從地下轉也穀梁傳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不書曰辰晦朔

謂日有夜食朝出而後見其虧是也需象天在水
中浮之以水江海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
為雲漢一名天河秋水盛則南下夏小正七月漢
按戶是也故日一升而在天之陰氣無不散所以
為晝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氣無不消所以為夜其
出入處湯谷咸池皆以水言水雖類從於月而其
氣則通於日是日也者下抑陰上扶陽以與天地
相為悠久者也曆法月離四象從日而成晦朔弦
望則潮汐應之水盛潮大則雖瓶罌注水皆浮溢
而出蓋陰類乘太陽之氣如臣奉大君威令無地

不到也若以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皆不由日焉類於臣擅君權矣夫豈含章之道哉

邵子曰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予按天之陽在南故堯典舉中星以正四時必於正南觀焉地之剛在北故禹貢治水必自正北冀州始焉然月令十二月昏旦各舉中星大率與堯典四中脗合天之星辰繁而易曉如此禹貢之言地理揆諸今之山水反有難知者何與梁

岐二山雍州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治梁及岐沱
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
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嶧及岐而下必曰逾于
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
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
入海過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淶而下既曰南入
于江匯澤為彭蠡矣二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
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
中江入于海夫江漢合且匯為彭蠡豈江復于北
而漢又復為中江邪近世有以地脉論山者取漢儒

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唐人之三泠禹治水方胼胝不暇於山川豈以脉與味而知之蓋水源於岷委於彼山本於彼支於岷自有相聯而不可判者非若恒星與天為體亘古有常而不易也

問漢志於律言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於曆則分言之何也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蓋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天數五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五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斗日合辰是已太極中央元氣即土之成水火木金者地在中承天元氣即一

太極爾朱子謂太極只是一氣分二則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所以解無極而太極以上天之載者太極圖乃天包地外也

問禹貢治水始於冀州者以帝都三面距河也水患既平盡力溝洫任土作貢所以利民者至矣然楊州貢木去帝都最遠公于江海達于淮泗與各州浮于某水者獨異然則言公不言浮必由海運豈以著其險與曰禹治水始自冀州既載壺口以河必經大陸乃如雍州自積石三千里至于龍門磬

而通之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又鑿為三門以通之
今自陝以西左丘陵右岡阜河行於中是其所導
處也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在今河南鞏洛之間
則地形益下而平原弱麓不足為固故禹釀為二
渠又播為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以一迎八
謂之同為逆河至碣石自北而東入于渤海又導
濟自王屋會于汶至青州入于北海河既北趨而
水由地中行所以不能為害惟導淮自桐柏會于
泗沂至淮浦東入于海勢亦東趨不流於南今則
以人力所築堤為杆乃水行乎地上非由地中矣

安得不決而南乎苟因揚州貢木汭于江海之道
欲通海運則險甚矣蓋其所謂沿者至淮泗而止
爾非元人海運之道也今河屢決矣誠能畧倣禹
法分為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寬為河身縱其
游波而不壅塞則患庶乎其少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川流在教化中故至誠無息
必言天地山川之生物者猶孝經言天地之性益
子言山水之性也觀人物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
行不已可見矣聖人之於天道也亦惟全其理之
生於心者而已文王孔子性合天道者也湯武放

伐曰帝命不違曰克相上帝非性之者也中庸無
述焉掌自天地生理觀之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
屬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陽本草謂空青法
木故色青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主心雌黃法土
故色黃主脾雲母法金故色白主肺礞石法水故
色黑主腎雖枯槁而但有形質臭味者亦皆有性
而況生氣如草木者乎況於有血氣知覺如人與
鳥獸者乎形形色色生生化化初學小子類能言
之然窮其理則發育之妙萬古不易有主宰存乎
其間而非人之所能測也形者自形如人形自人

物形自物牛不生馬犬不生羊色者自色如青者
自青紅者自紅鶴不為烏桃不為李生者自生如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化者自化如青蟲之化
蝶黃魚之化鳩秩然不紊無有相害相假者焉此
所謂理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其理之生
生無窮所謂性也須臾離道一念不善即與天地
不相似入於悖德不才而不自知矣擇善固執反
身而誠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天命流行之全
體具於此身發為文章動靜語默皆天道也豈外

言而後明哉

二氣屈伸往來流行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然經傳有指魂魄言者金縢周公以鬼神稱三王詩曰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蓋沒為明神上與天合非但為人鬼而已也易彖傳文言亦同此義而豐彖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神合精

氣為物既沒猶如生時若魄雖離而遊魄不散則為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為妖怪如伯有為厲是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婦強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搖厲况伯有乎僧道之為僊佛魄降魂遊亦猶是也聖王生而神靈參贊二氣宰制百物衆生死則歸土其魂氣昭明于上著為百物之精聖王則神靈陟降在帝左右功用若人所為猶能役物非甚盛德何以有是故生則魂氣在身而為人死則魂氣在天而為

神其歸土為鬼者乃其魄爾此魂魄始終雖非見聞所及死生皆為物之體而不可遺者也若日月星辰雷霆風雨則有形與聲非中庸之鬼神矣蓋以易豕先言天地日月後言人及鬼神豈非屈伸往來理一而分殊者與

周官大宗伯既典神鬼示之禮矣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謂日月星斗至于辰而畢見也以猶神鬼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坐位也報天主日其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乎上禮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乎下祀

四望享五帝祖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而位
乎中名物則禮樂之器也以冬至致天神人鬼
應陽氣也以夏至致地示物形應陰氣也豈非
大司樂分而序之者與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翕聚則為人發散則復歸元氣著於陽明則為百
物之精其在陰幽則謂之彫正氣則為五土之示
五物之神先儒曰廟宇得地之勝而人心歸附之
則有靈如廣德之祠山興化之九鯉湖是也然人
道可據鬼神豈足憑哉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邪氣則為罔兩之類亦顧人心正否何如爾

予督學廣右時臨桂東鄉桐里嶺有武后淫祠素號靈應姦盜叢焉師巫有迎神祈晴者予擒治之隨遣官毀祠焚像天即晴霽於是出榜曉諭盡逮群巫治罪諸淫祠皆改為社學其前各設里社以祭正神人心稱快風俗亦變比至蒼梧分巡公署舊有妖恠予入居之初夕滅燭定息吏役忽來奔迸呼救各言有物壓胸木石交擲予叱使前導乘暗至其所跂待良久無有也燭至升堂群隸輿集欲撻呼救者已而釋之自是居七晝夜閒亦無事後一少叅居之即見被髮與無首者雜臧獲中驚

駭成病夫婦淪沒豈非心感之故邪詢知其由益
嘗禁賊囚裒首級多遺枯骨血燐是以罔兩乘游
魂為變爾夫懷天地之氣而神生焉神在胸中則
為思慮出胸外則為感召其猶入戶而坐出戶而
行者乎出入惟正孽無由興心既惑則禍難追矣
天地之氣常與人相接而無間斷人自不見爾心聲
總動必達於氣與屈伸往來自相感通天子祭天
地禮樂合之也鍾磬編縣雜於八音節奏成文則
和其特縣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為作止
之節而禮行焉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

地凡登歌園鍾金聲夷則玉振姑洗南呂各在前
一律為黃鍾角羽其氣來而伸文舞應之太簇函
鍾各在後一律為黃鍾商徵其氣往而屈武舞應
之雲門園鍾為宮黃鍾姑洗各以前一律倡而函
鍾太簇各以前一律和之主清角故姑洗之角夷
則之羽終焉六變則天神降咸池函鍾為宮函鍾
太簇各以後一律倡而南呂姑洗各以後一律和
之主流徵故函鍾之角應鍾之羽終焉八變則地
示出大韶黃鍾為宮姑洗合黃鍾各以前一律倡
而函鍾合黃鍾各以後一律和之主宮倡商和故

太簇之角蕤賓之羽終焉九變則人鬼假分樂而序之者皆在其中矣劉歆以前用張蒼律歷故漢樂近古合奏既久聲與氣隨高帝神靈能懾新莽而况周乎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自帝世命重黎絕地天通而巫祝興焉今之道家符咒其遺也黃道斗星禮醮似亦三辰猶居以正物彫者月隨天罡方位鼻吸其炁而口吐之即所謂玉衡杓建天之綱也但以綱為罡爾又書聲字以降妖魔宣室志曰裴漸謂人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自是俗合二字書以制鬼而不知乃漸自謂也

都玄敬曰急急如律令者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私創符呪亦私用之自此遂指為鬼神爾由以言之可信否邪

釋氏謂須彌山四畔有四大部州北嚮單越南閻浮提西夔拏尼東汾維伾皆隔山不相見日月星辰皆圍繞山腰而行南晝則北夜東夕則西旦是地大於天也予深究其故蓋局於所見爾東夷自稱日出處而目中國為日入處中國月哉生明在每月三日今西域尋斯干城則朔夕見之東極日域西近月窟局於所見明矣

庸言卷第十一

庸言卷第十二

聖賢第十二

聖賢之學肇自堯舜語孟終篇可槩見已夫道若大路然堯舜雖聖豈能專哉惟其盡性立命與民由之無偏無黨坦然正途舍此他學未有不陷於邪曲者也是故道率諸性性命於天命之流行不可見見於日月星辰則有曆數性之流行不可見見於喜怒哀樂則有中道曰曆數在躬允執其中此心法也天命即吾性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心法也民心即天命也心法豈空寂者哉察夫天

叙天秩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富辰曰耳目者心之樞機也趙岐曰心者人之北辰
也合二言以弘道吾有取焉是故視聽所在言動
從而轉移非樞機乎道心為宰百體莫不從令非
北辰乎舜稽于衆舍己從人而好問好察所聞非
但一善言也所見非但一善行也來四方之賢俊
如一家焉合天下之耳目如一身焉心斯大已故
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
也禹惡旨酒拜昌言以坊人心之危而存道心之
微不待授受斯前定已故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安

女止則定靜能安之謂也幾則內省其事之發安
能慮矣康則外獲其事之宜慮能得矣心安至善
以宰萬物猶北辰之網維衆星未有心不定而能
應變者也人非舜禹則將如之何吾嘗言之矣心
欲虛而行欲實虛心以取善而不狹是故謂之弘
定志以主善而不易是故謂之毅

舜禹之咨詢拜言暨臯陶伯益之陳謨也不曰欽則
曰懋不曰都則曰兪不曰德罔克則曰未有知其
言巽矣然庶頑必懲焉姦宄必刑焉有苗必征焉
命討庸威率作興事其氣何如哉匹夫而德若舜

禹者莫若孔子觀諸鄉黨則恂恂在朝則闇闇侃侃或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諾吾將仕矣及邾莒兵誅少正則浩然奮發莫之敢撓對王孫賈則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斥季氏之僭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勢焰熏灼視之藐如其與舜禹實同一揆蓋時措之宜也後之從政者臨下民則呵斥陵靈謁權奸則委靡詭隨雖時為正言亦色厲而內往者耳甚至陽發其罪惡而陰媚附之此鄉愿之徒衣冠之盜所以接迹於世也豈聖人不可學而至哉吾亦嘗言之矣言欲柔而氣欲剛慎

言以顧行而不肆是故謂之敬持志以養氣而不
餒是故謂之義

天道至大而無外本天之大以脩道故寬寬則得衆
天德至誠而無妄本天之誠以立德故信信則人
任焉天行至健而無息本天之健以篤行故敏敏
則有功天理至明而無私本天之明以順理故公
公則說弘者寬之本也毅者敏之本也敬者信之
本也義者公之本也

問聖賢之學心學也今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者何
與曰堯始言天舜始言心人心自血氣知覺言而

道心則大原出於天者也禹臯陶見而知之不言心而言天豈非道之所本乎天叙有典典者人倫之有常而不可變者也天秩有禮禮者等殺之有節而不可亂者也禮不外典猶物則之為民彝也是皆天理之自然出於天性者猶川流之本敦化也聖人因天本有是理叙者惇之秩者庸之君臣一於恭敬和協適中則天下之大本以立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矣天命有德德者得乎此者也服以彰之喜以物之當喜也天討有罪罪者違乎此者也刑以懲之怒以物之當怒也自心而達於政

自政而散於事懋懋焉惟恐動與天違曷嘗敢作
聰明於其間哉奉行天法而已學求至乎聖人者
恒於血氣知覺顛誤天命以為主宰焉則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者皆從此出而人心
即道心矣是故天人一也釋氏則離人而言天四
端五常之有於吾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之倫則以為緣合棄道心而取人心之危者
以作用之其本心乃以精神知覺言也安得與聖

易曰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以雖言象爻而聖人之心學在是矣。肺
者象生於意言生於象乾為飛龍而及馬者健
義苟應健明夷亦稱馬坤為牝馬而及牛者順也
義苟合順遯亦稱牛凡擬諸其形容而觸類盡意
皆物理之當知而可好者雖雜亂不可惡也動者
感物而動物必有則乾為天而理會于君德九二
臣位時義亦通於君坤為地而理會于臣道六五
君位時義亦通於臣凡觀其會通而隨時處中皆
因天叙天秩有是典禮渚而行之雖變動不可亂
也苟惡其未亂其本則心有外而違天心矣何以

酬酢萬變也哉

中也者可之謂也允執其中雖曰帝王心傳而民心莫不有之盤庚誥民曰各設中于乃心穆王罔命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訓刑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由此觀之則俚語以不可為不中已見於此古文苑漢高帝與太子勅內已有不中立之語杜預注左傳無能為役曰不中為之役使謂不可為不中是晉猶有此語也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堅執乖方故處物制事有不中爾為政不合民心人人皆以為不

可即不中也夫豈微妙之理哉

成湯所以聞知堯舜之道者始言性也伊尹曰顧
誤天之明命其大原中虺曰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其精一之復禮集義蓋本於此孟子
稱仲虺為萊朱者蓋猶伊尹之為莘摯也

文王之德之純章於雅頌基於二南其惟誠乎其演
易之无妄也本乾卦德而言曰元亨利貞彖傳謂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道心之謂也其匪
正有青不利有攸往則人心之謂也聲色不大而
順帝則之正則人心即道心矣非徒言之寔允蹈

之是故不思而擇善惟精昭昭之至也故曰不聞
亦式不諫亦入不勉而固執惟一存存之至也故
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謂誠者天之道也誠則
從容中道自無不敬矣敬則發皆中節自無不和
矣能敬且和則邪閑而誠存是思無邪之本也四
詩之大旨也自非恭敬則和樂易流故詠文王之
德肅肅雍雍必曰昭事上帝乾元乃統天也詠太
姒之嗣思齊思媚必曰覩天之妹坤元乃順承天
也齊也者以媲乎其肅也媚也者以媲乎其雍也
一而已矣故昏義擬諸日月吾則曰關雎相與和

樂而恭敬地承天也葛覃孝敬卷耳專一誠乎身也樛木興其樂螽斯比其和仁於家也桃天之宜兔且之肅采芣苢之樂漢廣之莊仁於國及天下也至於汝墳戴之如父母而麟趾以仁應焉是序周南之義也召南之鵲巢騶虞夫猶是也其間和敬之化曰夙夜曰有齊曰夷說曰嘯歌不一而足至於肅雍施于平王之孫則家教遠矣是故於昭之德與於穆之化同一不已則太姒徽音與文王令聞亦同一不已雖百世祀儼然見之故行其禮則曰肅雍顯相奏其樂則曰肅雍和鳴聚德凝祥徽

則悠遠也如是夫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弗敬弗和日入於邪三綱淪矣非
獨列國之風變也室家化離白華嘆父子乖戾小
弁怨君臣不交板蕩亂如惡之莫若治性情而師
文王記曰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爭不
行吾故曰思無邪之本也四詩之大旨也中庸首
言天命示君子戒懼慎獨以致中和末引文王之
詩以終之蓋亦有見乎此

元亨利貞文王本謂大亨而利於正孔子彖傳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以見元亨必待利貞

而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也文言乃有四德
之說譬諸木焉萌芽元也發榮亨也枝幹堅強利
也果實成熟貞也貞則所成之實天可種而為元
循環無窮矣侵晨觀於葉露光潤可以驗天地之
生意所謂仁也在人則為夜氣第人不自覺爾惟
不自覺物欲昏迷至於旦晝而梏亡之豈能存仁
義之心哉吾心之知覺常合理義而為一則夜氣
常存於旦晝而乾道斯在我矣書稱文王敬忌克
明德而曰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茲非法天行健

使物得以自全者與曰懷保則貞固矣曰惠鮮則
有生意矣一息自怠曷由脩和之大公望陳丹書
曰敬勝怠義勝欲散宜生迪茲彝攷曰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此所以為見而知之者也
帝王之政導民之性因民之情阜民之利去民之害
民知上之為我也相率而從之其治不勞而成其
教不言而化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以制其過輔
相以補其不及非執中與九二則簡在之臣承君
者之上下志同而成德業故其繇曰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蓋以寬為本公為用而信敏行焉保
 泰之道也皋陶知人安民之謨禹實用之故顓俊
 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豈非見而知之之
 同乎自是成湯聿求元聖用伊尹曰上天孚佑下
 民武王既獲仁人用太公望曰承上帝遏亂畧蓋
 民之罪過由已臣之簡在由天善者富之仁者尊
 之凡以奉天惠民達于上下而形體之運主宰存
 焉天人本一故也自典禮之施言之謹權量則取
 之有制審法度則齊之有揆脩廢官則治之有人
 仁政行而不為凌奪國滅則興之世絕則繼之逸

民則舉之仁心洽而不為伎法其覆天下也猶天也於是四海之民食以養生喪以慎終祭以追遠無有困窮者矣而天祿亦以永綏此謂執中徧天下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孔子聞而知之要道有三焉曰求仁也徙義也主忠信也其殆集群聖人之大成者與博約之授受猶精一也已克禮復則人心易為道心以以求仁斯仁至矣制事取諸成湯故日新以徙義為急存誠取諸文王故自脩以忠信為主觀於翼易則乾坤畫之矣若魯子則見而知之大學始終本斯三

若孟子則聞而知之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以天爵也皆可謂知要道者已

聖人之道知而後好好而後樂豈容預至哉德之未脩則相與講學徙義改過行必求慊於心見可而動心之慊也知難而避則心弗慊焉者也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既立乎其大者而言行相顧猶謹信恒如弟子之時操存緩懈則邪妄乘之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進業脩藏而後發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日見之行無往非樂矣此人之所以詣乎天者也仲尼之

樂得諸發憤而忘憂者其在茲邪故曰聖人之道
乾道也世之誆誆弄樂者棄下學而圖上達喜後
獲而惡先難吾見其終於狂惑而已矣

形色天性謂所性根於心生於色而世誤以五事釋
之耳目聰明豈色乎哉自是遂謂性具於身耳目
有耳目之性手足有手足之性而性大於心是乃
告子生之謂性而非聖人所謂道心矣聖人者見
道明則自然躬行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故曰知及
之仁能守之制事宜則自然中禮禮義交際而萬
化入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其盛德光輝接於

人者和厚曰溫仁之發也易直曰良知之正也莊
敬曰恭禮之中也節制曰儉義之裁也謙遜曰讓
虛之本也蓋心為太極而形色則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誠之不可掩者乎來儒嘗學恭而安然竟不
成予謂當自溫而厲始學習而說其心和順惟恐
不重則不威內外相養主一無怠則篤實光輝大
且化矣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問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胡傳曰來
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自序其績是以天自處也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胡傳曰春秋何以絕

筆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席書若論以為齊田之歸歸以平
也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夫子說以十餘言殆類曹
劇而後來歸者非也西狩獲麟春秋終焉恠也非
祥也昔企吾道之將行今知吾道之終已所以
書也謂文成而麟至者非也其何所衷哉曰吾皆
有取焉而二傳言天且相合矣左氏記夾谷之言
與觀麟之事則豈盡如席氏所云哉聖人之心表
裏人物進退古今凡宇宙內事皆其性分也故志
氣天人交相感勝上下四方波以大同性古來今

豈容小異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其在人也猶其在我也斯文喪否天實為之吾之責齊知有禮而已矣綏來而動和吾何知焉簫韶九奏鳳儀干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昔嘆鳳鳥不至今乃文成麟至其在古也猶其在今也天道脗合人實為之吾之作春秋知有天子之事而已矣賦性由天立命在人祥與不祥吾何知焉視宇宙為性分初無意必之私於二者所書見之美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

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而禮為大禮之弗庸五典無
由惇矣夫子志學好禮年三十而孟懿子與南宮
适師事之學禮焉夫子乃與适適周歷郊社之所
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問禮於老聃訪樂於箕
弘其志欲行周公之道益可睹矣反魯而弟子益
進居五歲昭公奔齊夫子如齊聞韶及定公立而
反魯年五十一始仕為中都宰明年為大司寇相
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侯疆魯國大治不
四年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夫子自以為有微罪遂行
適衛主於顔濁鄒有諛於靈公者去衛將適陳過
匡匡人圍之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復反衛主於蘧伯玉靈公無道乃適宋司馬桓魋
欲殺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自宋至陳
主於司城貞子會晉楚及吳寇陳以危亂去之至
衛復主於蘧伯玉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復如陳絕
糧聞楚昭之賢乃自陳如蔡哀公六年吳伐陳楚
昭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
乃至楚沮於令尹子西於是自楚至陳自陳反衛

出公輒將用夫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遂不果用
明年自衛反魯乃叙書刪詩正樂哀公問政告以
九經蓋周公之道管於是矣魯之君臣終不能用
夫子亦不求仕時年七十乃贊周易慟顏淵之死
曰天喪予明年絕筆於獲麟告子貢曰知我者其
天乎又二歲年七十三夏四月己丑卒哀公十六
年也雖歷聘列國然未嘗仕於他邦孟子言為陳
侯周臣者乃所主貞子爾故語不曰仕陳而曰子
在陳史記亦曰居陳三歲其不臣於陳也明矣夫
子嘗曰事君盡禮謂魯君也曰為國以禮示仕於

人者辨上下正名分也其躬行有得者與夫魯一
變至於道則可以輔周矣為之兆矣魯之君臣乃
自沮之而列國又皆無可與為東周者經世之志
將安寄乎因魯史以撥亂反正而春秋作故曰我
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知我者謂我尊周
罪我者謂我過求以天子之事所以紀於春秋也
非自行天子之事也其以天自處亦謂秩叙本天
者吾得諸心未嘗敢自變亂云爾吾何忤於人乎
哉世儒不知夫子始終事魯尊王之志立論紛如
予故詳焉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不利已而利物則足以和義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也傳曰利誠亂之始也不利
物而利已則足以致亂放於利而行多怨是也子
罕言利其告子張送政宜導以民心之中而首以
者果何意與蓋善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
可以成天下之務否則竭心力而無成帝王之世
明良翕而治具張其勢之盛猶禹決九河而注之
海也四凶竄伏而民脫昏墊於蒙震陽順動兌陰
送焉故曰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自平王東遷
其勢之衰猶燧息驪山而炬易為光也雖秦襄之

庸以大夫逆王得國而岐西之地輒奄有之自是
民罹交害困窮可知於豳民陽上止巽陰入焉故
曰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夫除弊以得民心易
興利以造民福難何則除弊如解懸民心即悅興
利非用民財勞民力弗能成也苟知之不詳覈之
不實吾以為利而興之或不知其為害則民怨矣
矧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弊隨生而害復起奚以善
其後哉堂堂乎張達材者也以德濟材民可與仁
也昔者嘗問為仁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寬與信
敏德在已矣惠與聚其合人已之道乎於時義則

蠶之振民育民也作丘甲用田賦而二猶不足
武之政壞也久矣上下方交征利而吾惟利物不
圖利已不過因其田蠶蠶不教之樹畜而又以供
道使之取必中正用必限節泄下必莊自治必嚴
如此而已矣是故惠而不費阜民財也勞而不怨
愛民力也欲而不貪體民心也泰而不驕敬民事
也威而不猛畏民志也臣從居事如子幹家而材
德備矣故六五曰幹父之蠶用譽承以德也然吾
之送葬未盡則生民之道有窮是故不教而殺虐
反寬也不戒視成暴失信也慢令致期賊害敏也

出納之吝私滅公也恒自省焉有則改之此謂屏
四惡四惡屏五美尊則帝王之道不易轍而成矣
是亦道以吾性之中從民願者也故隨之九五曰
孚于嘉吉嘉善也信于善而不惑于不善則自彙
而隨勢復為泰固無難也

天人相為表裏天道惟陰與陽而人事符焉天子也
諸侯也大夫也庶士也庶民也陽類也女后也閭
寺也武人也盜賊也夷狄也陰類也唐虞禪後湯
武起於諸侯秦襄起於大夫漢高起於庶士光武
起於庶民雖后羿篡夏亦起於諸侯而陰類無居

天位者及王莽起自王后外戚曹操起自曹騰養子劉裕起自武人朱溫起自盜賊胡元起自北狄獨元混一天下與武嬰躬為女后皆居天位則開闢以來大變也唐宋間有小康然陰盛陽微雖漢治亦不可幾及而況唐虞三代乎曆家統元謂漢武以前皆八十一章而至朔復齊陽生於黃鍾也漢昭以後皆五十七章而至朔猶不能盡齊陰生於巽賓也陰陽升降之幾判矣聖人則圖書以作易曰利涉大川曰乘木有功數數言之曰金夫曰金車曰焚巢曰焚如僅一二而止豈非扶陽抑陰

之意與故陽類用事則浮舟作貢而賄賂道消除
類川事則殉財亂作而水木途梗寇虜亂外者易
治婦寺亂內者難防惟審諸豫爾乃若反之之聖
必由禮義而合於知仁然終不如性之者知仁合
一而禮義裕如也不邇聲色則能恭已不殖貨利
則能惠民孟子迪齊梁之君亦然道器固合一者
和觀於象數則見天地矣觀於天地則見聖賢矣
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則可以入道俛俛然莫知
所之而望至聖賢之域難矣大學之為是言也蓋
受諸夫子者始乎明善顧諟以誠身則格知天命

矣終乎威儀而聽訟知本則自作元命矣知命也
知禮也知言也三者格致之要也夫子自志學而
立而不惑則天命其所格知也由夫而耳順而不
踰矩焉則禮與言一以貫之矣今夫人生而靜天
命之性存焉感物則不能無視聽言動而秩叙存
焉但人自不察爾不自察則惟利欲是趨昏迷侮
慢遂以始矣知命云者由盡心以知性也世之談
性命者索諸空虛而不知其不外乎人倫日用也
性出於命則食色聲臭安佚莫不有節命立於性
則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各安其常是易人心

為道心也道心常存則明命在我奉而行之何禍
福死生之惑乎譬之遵制勅以行政而聽予奪誅
賞於朝廷吉乎凶乎莫之致而至非吾所敢料也
吾惟順受其正爾由是而應天下之動順此若為
禮逆此則為非禮聽天下之言合此者為經訓悖
此則為邪說吾何容心哉命在我者明逾於鑑而
妍媸邪正自不能逃也今也官司出令輒守之而
不敢違得之不得則視命為茫昧板築之工非榦
則廢夫人知之立於禮則夫人不知也卜以決疑
夫人信之聽其言而人焉庾夫人皆不信也命天

之令也禮人之繇也言心之聲也知命則在天之中我其受之知禮則在己之中我其建之知言則在人之中我其用之利害吉凶順令而安施義明矣視聽言動依幹而立德性定矣賢否用舍因言以察德政舉矣以論語所以歸宿於終篇也言天必徵於人言人必本諸身所知有三其理則一而已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里之外達之是故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
禮以定命言以度禮記者繫此於執中送政之後
則知斯道也庶幾脩其身而天下平矣

有周之文禮樂制度雖監於二代然實本於文王之
所聞知唐虞心法存焉故冢宰之統五官猶天之
主四時也其職在格君心然所領者乃飲食衣服
閭寺之細何哉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寓豫防
陰類之深意也行於上則保身體傳德業行之
於下則心術有養嗜欲有節於聲色臭味安佚之
命而尊卑貴賤覲踈老少之禮秩然矣師氏掌以

燬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掌國中失之事中中禮者
也失失禮者也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
教之六藝藝之首則禮也勢近情親其言易入豈
師保以公孤坐而論道不遑咨訪故設此二氏使
彛實以告王與凡國之貴游子弟皆以什伍之法
寓於道藝之間以羨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
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櫓在國則守公宮蓋
禮樂征伐合而為一也若民間俊秀鄉以三年大
比則每年正月攷德藝黨則四孟攷德藝族則每
月考德藝閭則凡聚衆庶之日考書之比則休

相關無時不相親也動必由禮言必由衷其知之
灼矣故善者可富仁者可用誰得而欺蔽之乃若
戟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者
出屋粟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証所養浮泛之人也此以待大夫之有士者閭師
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此則以待庶民而輕重之等
辨矣所重民食惟恐其困窮者如此施及春秋之
世聲明物采猶存夫子得其美意於方策故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今之言斯文者惟指文墨而
不知其為經世之用也律令條章委諸吏牘而禮

樂名物謂非理義皆一切不講所宗道統不過心性空談而已蓋自詞章之學興天下始有無用之文自釋氏之教行中國始有無文之學士習雜亂其來已久可勝嘆哉

春秋傳於邾文公卜遷繹曰知命於范宣子承彤弓曰知禮於士鞅論欒氏之亡曰知言非惟文公也仲尼之不主彌子瑕叔向之不拜樂王鮒皆知命也非惟宣子也鄭伯之舍許叔弓之辭致館皆知禮也非惟士鞅也臧紇之言道趙孟之語偷皆知言也三者自古道藝之士類能知之而入德之

幾在此夫利害在前屑屑計較趨避奔競凌喪所
守知命則安於靜聽如行舟執舵雖風有順逆終
不傾危人定勝天而天亦終定矣紛華波蕩之中
得志易於放肆知禮則循天之理不為外物顛覆
而陷溺其良心異端邪說盈天下厭常喜新鮮不
以為賢知言則能辨其是非而取舍不為所欺罔
勅天之命禮自我庸敷納以言其堯舜之道與賢
知殉意見愚不肖殉物欲知三者之為中蓋鮮矣
問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程朱訓釋不同何與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周公

康誥之格言也。心體本弘，人惟梏於氣習，局於見聞，則蔽於物欲而有已矣。驕則挾為己有，專於揚己，凡矜夸自肆，外若有餘者是也。吝則固為己私，不肯舍己，凡鄙嗇自利，內常不足者是也。藏而後發，勢常相因，已不能克而使之逆政，雖有才藝，乃斗筭小人。爾公戒伯禽曰：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謙則心體廓然，虛能容善，驕不發而吝不藏矣。舜之舍己，禹之不矜，皆是道也。故其為制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自發育峻極中流出，其有美弗居也。

素履之注安土樂天東人歌之曰公孫碩膚赤鳥
几几非弘于天而無私係也乎子思之言致廣大
孟子之言盡其心蓋本諸此

問顏子陋巷匹夫爾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
為邦夫子荅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究其所深
乃在於如愚何也曰天地之道不富有則不能日
新君子之道不闇然則不能日章道也者以有言
而傳無言而得者也有言之謂精無言之謂一精
故川流一故敦化夫子之於性與天道也發為文
章則禮與言也其言也即其履也履也存神言也

過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自如愚而觀之領之以言識之以默聽之以耳服之以膺誠諸中者也思履其言無所不說者也闇然者也合萬於一則富有而藏諸用自其不愚而觀之動與文貴靜與禮安語與博偕默與約會形於外者也言見於履未見其止者也日章者也散一於萬則日新而顯諸仁夫言不至終日則無以考其乾乾之功省不於燕私則無以察其昭昭之用其不違乎夫子與夫子不違乎天地一也其發夫子之蘊與夫子發天地之蘊一也不違則可與為仁矣發則可與為

邦矣自得一善有諸已以至充實而有光輝其庶
乎乾坤闔闢大矣哉惜也大而未化也曾點志
見乎其大矣而行有不揜終流於狂非不履其言
者與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語曰古
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一息與天地不相似
則耻焉而敏於行足目俱到者也是可以為法矣
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書曰敬脩其可願易曰閑邪存其誠二言者聖學之
要也其究則一而已矣天下無不誠之物在人
不容有不誠之敬一者誠也主一敬也至靜之中常

自內省人心易為道心以主於內昭昭不昧無復
障蔽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之受命於
天者本如是其善也此謂盡其心而知性知天性
者心所同然之理也在中為理方外為義人倫物
則之叙秩於天者皆由大本而行達道所謂可願
者也雞鳴而起至於嚮晦定息惟是動容貌整思
慮一動一靜皆敬脩乎此而視聽言動無違焉則
鄙詐易慢無自而入於心矣此謂存其心以養性
事天是則敬乃閑邪之道邪退而誠自存也好美
惡惡欺與不欺必自知之少或過節必知自反

求行慊於心而非有與於人推之人倫物則達之
家國天下莫不遂其同然之願忠恕一以貫之戒
懼慎獨誠者自成而道自道皆以理也一息不敬
不能操存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言不顧行而言
皆無物或至於凌人行不顧言而行皆無怙或至
於敗俗雖曰學道不過色取行違作偽欺世而已
非敬無以閑邪而存可願之誠是則在人豈容有
不誠之敬哉用力於敬則日用之間殊途百慮自
然統會而物之終始不雜邪妄視聽言動大事以
正無姓非天此顏冉之所以請事而曾子子思孟

子之所以相承者也象山曰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其言高矣無亦尚點狂而流於禪乎

夫子以誠敬發天地之蘊中前舉其要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予夙夜服膺以自警焉蓋志者心之所之匹夫不可奪而氣之帥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非疚而何內省不疚身心俱安如無病痛然者豈無故哉寔由心之向往有可欲無可惡而已可欲之謂善人之

所同願也今吾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身而誠善
有諸已而無可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
之所不能及也故夙夜以思果志於可欲與抑亦
欲其不可欲與可欲者我物也不敢失也不可欲
者非我物也不敢留也古人為學一年離經辨志
者以此也辨之不早辨學業雖不離經書心已舍理
義而之利欲矣如人經商求仕自粵之燕其所嚮
注萬里必到氣習日變為燕復求其粵也豈可得
哉是以程子有責志之說性以志定志與性合則
氣習不能移矣故曰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

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志於理義一而不分則欲仁而得仁尚何惡之有
哉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將發時也情隨氣
動喜怒見於形色必自知之發言忤物必豫禁之
溫恭儼恪以成其德則動無不和矣夫人心統性
情而西銘推本之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情即氣性即志也情動氣和所過者天地
之化性與志合所存者天地之神故又曰知化則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夫是之謂至誠

公孫尼子作樂記本於虞廷微言與大學中庸相表

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而已矣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道心生而人心亦雜其間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至吾前血氣心知自能知之好惡意也意生於知知起於物知莫真於欺與不欺而物必有善惡以格致所以歸宿於誠意也形者誠於中形於外也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蓋物理知其善而好之物欲知其惡而惡之道心本乎天性者也然耳目口鼻四肢發於形氣從其性之欲則好違之則惡人心之危其幾在以可無節哉節與無節係乎道心之

與不宰爾宰則好惡有節率乎天性之常易而
為道心不可以欲言不宰則大本不立內無定志
外物又從而誘之聲色臭味熾然昏亂其血氣心
知情日蕩而天性失矣人能反躬而求思其理之
是非克去物欲念念勿忘則人而靜者昭昭可
見天性之生生不息者扶持有餘而不紊顧謾存
養微者日著而天理粲然矣精一執中之要也亦
可見反身而誠則心正而脩齊治平無難者以大
學釋誠意中庸言至誠所以詳與何燕泉曰尼子
衛人七十子之弟子立言有功於聖門當列後祀

宴公論也若夫日格一物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則
學文事爾夫子嘗言之矣小子何莫學夫詩是也
二程學主天理蓋得於此而格物乃忘其要何哉
聖祖去楊雄設祀正臣紀也學部通辯曰盧格荷亭
辯論深非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夫雄仕漢
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龔勝之伏節又不
能效梅福之深遁乃作劇秦美新說莽希寵程子
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則夫書莽大夫
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格乃非詆朱子敢
違時制而稱雄賢善惡倒置乃至以哉予按荀况

失身於黃歇與雄失身於王莽亡異近用程篁墩
舊議去況大快輿情所去併及王弼則予惜之弼
通易理年二十四早夭身罔失德言雜黃老乃漢
魏儒者氣習也有生於無及性其情諸說多為周
程所取其言有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
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
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此亦格言也較之事佛談禪不亦優乎

天人一也達于上下董子能言之命非聖人不行非

君子不知知命者明於天性安處善樂循理然後
謂之君子是也人已一也合內外之道韓子能言
之原道語用以見體由仁義而之焉斯之謂道克
仁義而足乎已斯之謂德是也其所以一者性命
於天自然而然聖人與天合德體用一貫應事接
物亦自然無注不當賢者未免內有所蔽故所發
或偏外有所誘故所施或謬然而既見大原則處
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
甘心為之而至靜者未嘗亂也觀於相江都而易
王敬重貶潮陽而浮屠簡師樂筵之游誠能動物

踐履其言殆得龜陶伊呂孔孟之傳者與劉向稱
董子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而其子歆非之固
不足責伊川稱韓子所得甚多而其凌侮佛者乃
謂博愛非仁偽撰語錄以譏之然則論語通書亦
皆非與二子之亞則孔明敬輿也觀其開誠心布
公道而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實開太極主靜之
門殆亦漢之濂溪乎奏議萬言一本仁義以至誠
啓沃德宗而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
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可謂唐之皋
陶矣二公不與楚祀而增歐陽脩夫性者生之理

與天地共者也違其性則生者息矣而何以宰乎
人物脩以詞藻自雄素缺行檢所作小詞淫褻鄙
倍則其為人可知既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凌詆
繁辭曰古之言偽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焉斯
說者王制之所必誅也其詭異恣無忌憚如此在
門牆則麾之豈宜廁諸孔子之庭乎

問天者道之大原也聖人之道天而已矣學者弘于
天以廓此心則可以入聖畏于天以存此心則不
至作狂然二程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與點
氣象而陸子謂後來明道尚存此意伊川則失之

豈點狂固聖基邪曰夫子與點取其見大心泰而
已非有用之學也故許三子為邦於後所以抑其
狂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理則心之所同然
者窮之存乎人爾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周
子合易範太極陰陽五行為圖與川上之嘆一貫
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即氣也一氣渾淪名為太極
二氣分判名為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
又名為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
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
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

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
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
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紊之
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紊諸明道謂一陰一陽即
此是道伊川則謂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
者道也於是後儒求索有物混成於天地之先而
太極為理陰陽為氣理乘氣機而動自此始矣由
是而推夫離細瑣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讀書稽
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而已諸說同異莫知適
逆凌亂人意此點狂氣象所以為人追慕也要之

見大心泰固為聖基而精微縝密收歛其心為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敬以入誠尤不可無者弘毅敬義合一斯可以希聖同天矣夫

人之用處無非心也日用之間一事一物無非理則無非天也志立性定腔裏常存不偏之矩視聽言動依此而不違喜怒哀樂審此而後發達而在上典禮行而命討公矣事物之來至雜亂也一息不審察則理昧而惡生周語曰祓除其心精也以惡實心則棄其精矣格物致知屏惡而存理猶粟之有秕去其秕則其粟一也若放蕩無矩以自立而

欲搜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克已則茫無所據
奚所用其心邪所謂天之秩叙如知父母之年則
喜且懼焉此天理也必愛日而致養然後慊於心
否則愛親不誠而惡斯實之矣推之仁民愛物皆
自此始故曰仁之實也入則送兄出則尊賢亦莫
不有秩叙自然之誠故曰義之實也達諸天下則
為絜矩之道吾心之理與天之所為一而無二則
貫萬事萬物皆吾之一理而已所謂天下歸仁也
堯舜心法不過如此夫子自言心不踰矩而稱顏
子心不違仁則其自立可知矣子貢善言而行不

審察故不受命而貨殖子路勇於行而言不審察
故其言不讓必也自博而約身而誠立於禮斯
至於仁矣此之謂精一一則始終不偏乃能執中
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
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
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心之所當為雖
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
嘗不在吾之分內也道統之傳管是矣其克已也
寧內省自謂氣質有病多在忿懣而呂東萊規其
弘大平粹則謹書坐隅其志於仁如此自漢以來

言學皆不明於天性惟求諸說樂不愠斯大原也
已豈可以著述繁瑣而疵之其上孝宗封事謂記
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弊惑非所
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殆堯舜其君者與元許衡生
長河洛久非朱民未嘗如劉因賦渡江詠降王以
譏宋然歿猶愧不能辭官則華夷之辨明矣啓沃
以慎喜怒為本而作大學章句短詩使之諷誦用
華言為孝經直解使之易曉其用夏變夷之志亦
切矣哉世祖使丞相安童受學而朱子則遭偽學
之禍宋元興亡係於此矣道言統者紀也紀常理

則道常存。此杞若曾齊者，其可廢哉。

吾嘗讀程陸之書矣，言必稱孔孟；又讀孔孟之書矣，言必稱堯舜。又讀堯舜之書矣，言必稱一一者，義盡之乾也。大人存誠而天下之道源於此，自庖羲率而下之，皆子孫也。由程陸等而上之，皆祖禰也。取程陸一言以立門戶，是舍祖禰而師童穉也。且又陽儒陰釋，自謂超悟而斥孔子為鈍根，下乘殊不知超悟孰若庖羲而畫卦，必用心觀察，乃協圖書，則其悟亦由積累而致，爾今也竊主六祖壇經，以為聖門衣鉢，是猶雞髮之僧，指其顙曰：吾闕里。

之幼孫也吾誰欺欺天乎或曰剖破藩籬即大家也欲引之同歸于一而不知波披招昏墊惡乎其能藩籬而又何事乎剖是故讀書窮理知天之所為而性合之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大家在吾胸中矣一誠立則萬偽消大人出則群兒退苟厭此常經樂波狂噪及其自敗則又棄焉無亦喪心者乎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此之謂也